



钢骨擎光

■ 毕虎才

炉膛吞尽夜色沉，气浪奔腾光逐痕。
探头轻摩焊缝纹，暗波早辨未熔深。
不是台前受助人，甘将筋骨筑保能。
寸寸钢肌无隐疾，化作万家灯海明。
哪得电流自天成，须有铁血守寒温。
锋芒暗砺千钧盾，终护光明耀九垓。
(作者单位:电科院)

地心之光

■ 齐向勇

安全帽的灯光刺破千米深的黑暗
矿工们踩着矿车的轰鸣走向地心
工装浸透的汗水混着煤尘
在长长的掌子面凝成黑色的星星
综掘机与煤层碰撞的声响
是地下最铿锵的诗行
矿工把脊梁弯成弓
将一块块乌金从地心唤醒
像托起大地沉睡的心脏
井口的风带着一丝丝寒意
却吹不散眼底的坚定
每一次下井前的叮嘱
每一次升井后的笑容
都藏着对家的牵挂和对生活的虔诚
当夜幕降临
城市亮起灯火
谁会想起你们的身影
在地心深处
矿工们用沉默的坚守
把黑暗熬成温暖人间的火种
把平凡书写成开采光明的英雄
(作者单位:平庄煤业)

比拼

■ 周超

在钢铁的轨道上
风驰电掣间
在追寻梦想与荣光
英雄齐聚首
电力机车的轰鸣
是战歌的前奏
机务竞赛者
手握检车锤和手电筒
心怀壮志眼含星斗
比武场上硝烟四起
不是战必胜似战场
每一次精准的检查
都是对技艺的锤炼
如同山涧激流勇者不惧
时间的秒针滴答作响
一往无前挑战极限
在速度与精准的较量中
找寻自我超越的边界
成长收获在每一次挑战后绽放
从青涩到熟练
从迷茫到坚定
技术比武不仅是技艺的比拼
更是心灵的磨砺
让梦想照进现实的桥梁
(作者单位:朔黄铁路)

沁园春·煤海情

■ 武培瑞

墨玉盈盘，炉火微芒，暗蕴芬芳。
看烧瓶星列，银光璀璨；天平秘码，毫厘端详。热解玄机，灰分秘奥，素手乌金分万象。精微处，辨毫厘炭质，热值昭彰。
溯源煤海沧桑。忆往昔、精研破雾障。有匠心独运，深研标准；慧心明澈，洞察秋毫。数据为凭，责任在肩，毫厘之间见担当。凭谁问，这乌金魂魄，百炼成钢。
且看国能工匠，一腔热血志气昂。任粉尘沾袖，无移素志；荧屏闪烁，细校周详。看巾幗须眉，心无旁骛；晨昏寒暑，志在精良。保供输能，把关提质，幕后功勋耀四方。初心在，为能源血脉，再谱华章！
(作者单位:焦化西来峰公司)

舌尖上的秋日 味蕾深处的乡愁

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。步入秋天，各类美食似“秋风吹不尽”般涌现，家乡的饅饅面摊，混着集市喧闹的烟火气息；望见“石榴红果挂满枝”，瞬感甜汁漫过舌尖的微醺；苹果树下，果实的清浅香气慢慢飘散。从人间烟火到果木清欢，秋天的故事漫过舌尖直达心间，愿你读时，能忆起让人心头一暖的秋味，触摸藏在味蕾深处的那段秋日往事。

奶奶的红石榴

■ 任谈

这枝，那枝果子一晃就数到哪儿。奶奶准会端着搪瓷碗过来，碗沿红牡丹褪成了粉，里面是刚剥的石榴籽，红亮亮裹着细糖霜。“慢点儿吃，别呛着！”她坐在石阶上，粗糙的手把我额前碎发捋到耳后，自己一颗不吃，就瞅着我把籽儿往嘴里送，听我嚼得“咯吱咯吱”响，眼角笑出褶子。我递籽儿到她嘴边，她只用嘴唇碰一下：“奶奶不爱吃甜的，你吃。”

有回我实在馋，趁奶奶蒸红薯，偷偷搬高凳够枝顶那个石榴——红得最透、裂口最大，早被我盯上了。凳子没放稳，我刚抓着树枝就摔了屁股墩儿，疼得眼泪差点掉下来，手里还攥着半颗石榴，籽儿撒了一地。奶奶举着蒸红薯的布巾跑出来，先揉我屁股：“摔疼了没？让你别急偏不听！”接着跪在地上捡没沾上泥土的籽儿，捡一颗塞我嘴里：“尝尝，是不是差点儿甜？得等秋阳再晒几天，甜汁才够多。”那天下午，她把摔下来的半颗果子和几个小石榴摆在窗台上，说要“晒晒太阳养甜气”。

后来我去外地读书，头个秋天夜里总想石榴树和奶奶剥的籽儿。没几天收到粗布包裹，里面六颗石榴都用软纸裹得严实，纸上还留着奶奶的手印。我掰开最大的那颗，籽儿红亮，甜汁漫满口腔，带着秋阳的暖、奶奶的疼，跟小时候一个味儿。往后每年秋天，都能收到她寄的石榴，包裹里总夹张纸条，歪歪扭扭地写着：“今年的果子比去年甜，你多吃点。”有次视频，她把手机架在石榴树下，指着粗枝丫：“这枝结了八颗，我留了最红的，等你放假回来吃。”我看着她鬓角新添的白发，看着晃悠的石榴，鼻子一酸，话到嘴边怕哭出来。

如今我在城里安家，旧瓷盘一直带着。秋天吃石榴就用它盛籽儿，看着红亮亮的籽儿，就像看见奶奶坐在树下的身影和屋檐下晒的石榴花瓣。这果子藏着奶奶的牵挂，藏着我走多远都忘不掉的家。前几天打电话，奶奶说今年的石榴红了，结得格外多，要把最大最红的那几颗留给我。我望着窗外秋风，想起小时候蹲在石榴树下的晌午——阳光暖烘烘的，果子晃啊晃，奶奶的笑声混着甜香，飘在风里，也飘在我心里，这么多年，一直没散。

(作者单位:山东公司)

心窝窝上的饅饅庙会

■ 李璐

又到了一年一度庙会节。这日子，是刻在陕北绥德家乡人心窝窝上的。庙会上锣鼓一敲，炮声一响，仿佛是千里传音的“集结号”，带着黄土地的脉动，翻山越岭，落在离乡人的情感最深处。而真正让这脉动化作滚烫乡愁的，永远是庙场角落那几口大铁锅里翻腾不息的荤汤饅饅。一碗碗免费的荤汤饅饅，一根根长长的饅饅面，牵着乡人的心、系着游子的情，载着绥德五里湾的民风和文化，源远流长。

庙场一角，支棱起几口二尺八的大铁锅，炭火噼噼啪啪舔舐着锅底。锅里沸水翻滚，白蒙蒙的蒸汽交织着正殿香炉里的烟雾，弥漫在半空。掌勺大师傅的汗珠顺着晒红的脖颈往下淌，手里那把长柄大勺一挥，将压得筋道、长短如一的饅饅面倾入沸水，在炽热的乡情里舒展、沉浮，每一根都浸透着期盼。另一口锅里是一大早就熬上的荤汤，这荤汤是用现杀猪骨头和五花肉经过几个小时的慢火熬出，加入炖得酥烂入味、肥瘦相间的五花肉丁和双庙湾特有的细粉条，并辅以翠绿的葱花蒜苗、油泼辣子等精心调制，浓郁的肉汁香、酱料香、酸爽味，霸道地弥漫开来，沁入会场中每一个人的鼻孔，令其垂涎三尺、迈不开腿。

饅饅面煮熟，大师傅用长柄笊篱捞出，在空中沥一沥水，手腕一抖，顺手滑入旁边盛着凉开水的粗瓷大盆里激一下，让面条更筋道爽利。紧接着，长筷子一挑、一捞，雪白透亮、根根分明的长饅饅面便落入粗瓷大碗中。浇臊子才是饅饅面画龙点睛的灵魂之笔。大师傅的长勺探进那锅鲜味十足的荤汤肉臊子里，深深舀起一勺，连汤带肉，浇在碗里的面条上，瞬间，白生生亮个晶晶的面条被浓汤包裹，肉丁、葱花、油辣子，满满当地覆盖其上，红白绿相间、色香味俱全，一碗活色生香的庙会饅饅就成了。此时不由得让人想起那首脍炙人口的陕北民歌“白面条条肉臊臊，我想你想成个半吊吊……”

庙场上，人山人海，吃饅饅的阵势，本身就是一道风景。有讲究的，找个树荫或墙根，坐着自带的小板凳，慢悠悠地挑着面，吸溜着汤汁，吃得额头冒汗，一脸满足。更多是随性的汉子、婆姨、娃娃，或倚着庙墙的砖垛，或干脆蹲在戏台对面的石

阶上，也顾不得形象，埋下头去“呼噜呼噜”，吃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。吸溜声、咀嚼声、满足的嬉闹声，汇成一片。在这敞亮的黄土高原上，吃饭带响才是本色，是陕北人粗犷、率直、重义而又豪爽的脾气，是刻进骨子里的习惯。压饅饅面的师傅是幕后功臣，壮实的汉子或手脚麻利的婆姨使出全身力气，将和好的面团塞进圆孔，用力压下拉杆，只见浑圆筋道的面条如同银线瀑布，源源不断地落入下方沸腾的大锅里。

这压饅饅面的过程，博得了城里回来的孩子及俊俏媳妇们驻足围观。那些负责招呼客人、端碗送菜、添汤续面的乡亲，脸上都挂着汗珠，却漾着从心底里透出来的憨厚笑容，像山野间绽放的马兰花。他们敞开门：“看着，油了唉。”“来咧，刚出锅的热饅饅！”“慢些吃，小心烫。”如此待客之道，不吃一碗不仅对不起自己的胃，更对不起他们的热情。一口面下去，清爽滑润，筋道弹牙，麦香在舌尖倏地绽开；一碗汤入口，醇厚浓郁，酸中带鲜，肉香四溢顺着喉咙滑下。美了胃，更暖了心。

庙会上的饅饅面摊子、戏曲场景与青砖灰瓦的古庙相融合，凝成了一幅微缩的陕北民俗风情画。碗筷碰撞的脆响，食客吸溜的声响，饅饅床子的“吱呀”声，乡亲们洪亮的吆喝声，混合着肉汤的浓香、庙宇的烟火气及戏台上那高亢入云的“包公断案”……一切那么嘈杂，却又那么和谐。捧一碗热腾腾、油汪汪、香喷喷的荤汤饅饅，站在熙攘的人群里，脚下是黄土地，耳边是乡音鼎沸、戏文激荡，酣畅淋漓地交融、碰撞、沸腾，汇成一片低沉的、温暖的、带着浓烈生活气息的海洋，托举着戏台上包公的怒发、秦香莲的委屈以及台下那朴素的善善恶之辩与乡土情长。

家乡的庙会饅饅，一年一度，从不缺席。它提醒着每一个游子，无论走得有多远，飞得多高，这里永远有一口滚烫的锅，为你沸腾着最深情的滋味。这碗饅饅，是起点，也是归宿，是舌尖上的狂欢，也是乡情的凝聚。这哪里只是一碗饅饅面？分明是人山人海里滚烫的乡情，是黄土高坡上的风霜雨露，是父亲躬耕陇亩的汗水，是母亲灶头不灭的烟火，是游子梦里千回百转的乡愁。

(作者单位:国神公司)



(本图由AI生成制作)



▲绘画 笑口常开
李月梅(河北公司)

秋风刚拂过窗沿，我指尖就发痒，忍不住拉开抽屉摸那只旧瓷盘。盘沿上那道浅纹还在，是十岁那年吃石榴时脚滑磕在青石台阶上碰的，当时疼得直咧嘴，现在摸着，倒像触到了老家院儿里的秋阳，暖乎乎的，满脑子都是枝头挂着的红石榴。

老家的石榴树种在堂屋窗前，紧挨着老水缸。树干不粗，两手一合就能圈住，歪歪扭扭长了二十多年，树皮裂得一道深一道浅，跟奶奶脸上的皱纹一样，摸着糙得咯手，可攥着树干心里就踏实。每年夏天先冒新芽，嫩红的叶尖裹着露水，没几天鼓出花苞，从青绿色小疙瘩胀成纺锤形，最后“啪”地炸开，红花瓣撒满树，像挂了串小灯笼。花瓣总往屋里飘，落在奶奶的针线筐和我的作业本上，奶奶说“红花开进家，是添喜”，等花瓣落得差不多，她才用竹篾箕扫起来晒干，收进布袋子：“装枕头安神，你夜里就不踢被子了。”

我盼的从来不是开花，是入秋。刚立秋时，石榴还是青疙瘩，攥在手里硬邦邦的。我偷偷摘一个咬，酸得牙倒，吐得直跺脚，奶奶笑道：“傻妮子，秋阳还没把甜气捂进去呢！”果然，秋阳一烈，青石榴就变样——先从尖儿上红一点，像小姑娘涂了胭脂的嘴，接着红劲儿漫过果身，有的半边红半边黄，跟泼了颜料似的，最后整个果子红得发亮，沉甸甸坠在枝上，风一吹就晃，像跟我摆手。有的果子憋得太狠，“噗”地裂道口，露出红玛瑙似的籽儿，甜香混着晒热的土腥气，飘到院门口老井边，引得邻居家小子扒着墙缝问：“婶子，你家石榴啥时候能吃啊？”

小时候，秋阳最毒的晌午，我总蹲在石榴树下数果子，数来数去总乱——刚数完

苹果树下的老伯

■ 于帅军

秋高气爽，艳阳高照。又到了果香飘飞的季节，那满树的红苹果，又将缀满枝头，沉甸甸地吐露着诱人的香气。这时，我总会想起一位老伯，站在苹果树下，让我为他拍人生的第一张照片。他的憨厚、朴实与谨遵，至今印在我脑海里。

十年前，当我举着相机在诱人的红苹果树前，不停地按下快门时，一位老伯慢慢凑过来，看我在果树前不停地忙活，觉得很新鲜，微笑着对我说：“等你忙完了，给我也照一张！”我让老伯站在树下，面容自然些。他紧张地双臂下垂，站得溜直。我说：“老伯不要紧张，就像你和我唠嗑一样地随便。”不管我怎么说，老伯仍是一副很紧绷的样子。为了让老伯放松下来，我变换话题，问他这果树要怎么照顾。听我这么一问，老伯打开了话匣子，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起对苹果树的培育与呵护。我找准时机，为老伯拍了照。等他讲完，我也拍完。之后，我问老伯的联系方式，好把照片发给他，他没有手机也没有QQ，他只想要一张洗印出来的照片，因为他从来没照过相。我便要了他的地址，告诉老伯照片洗出来后寄给他，老伯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。

回家后，我选了一张老伯带着微笑、神情很自然的照片，去照相馆洗印。我把它装在一个信封里，准备下一次秋游时带给老伯。在我高高兴兴拿着照片，在那棵苹

果树下等候老伯时，却总也不见他的身影。我拿着手里的照片，问路边摆摊的商贩，他们都摇摇头，然后说不认识。我很失望地把照片装回信封里，离开了那个村庄。想到老伯年近古稀的年纪，我担心这张照片是否还能送到他的手里。他是头一次照相，还未见过自己照片里的模样。于是，我决定每年的秋天都要去一趟那个村庄，尽管距离我的居住地百里有余，可我心中的愿望促使我不能放弃。

连续十年前往，终于在一个摆地摊的商贩眼神里看到了希望。他凝神定睛，看了又看，最后终于说出他认识。我高兴地把照片交给他，又留下我的电话，让他告诉老伯接到时一定要告诉我一下。我又对那个商贩说，我用了十年的时间，请他一定帮我交给那个老伯。商贩很激动，让我放心。

回家的晚上，一个陌生的电话打来，我高兴万分，一定是老伯的电话。当我接通，电话里却迟迟没有声音，我耐心等待，继续接听，最后听到了老伯有些哽咽的声音：十年了，你没有忘记我，我一个乡下人，还有人把我当回事，太谢谢你了……我安慰老伯说，我们都是一样的人，哪有贵贱之分，当初我说要给您照片，就一定要给您！

如今，又到了苹果飘香的季节，我还想到果园里，去闻满园的果香，去见那朴实的老伯，还想为他再照几张照片……

(作者单位:国电电力)